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五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郤從谷谷與腳同漢隸从谷者或變爲忩故郤或作郄與从希之郗音義全別今晉書列本郗字亦譌爲郄而郤郗二姓遂溷而無別今據定望出河南濟陰者讀如隙郤正郤詵是也望出山陽高平者讀如絺郗鑒是也陸魯望詩一段清光染郗郎此用郤詵事當爲仄音而黃伯思譏其謬讀又不然矣 濟陰單父人也 案地理志上單父屬濟陽郡又云明帝置濮陽濟陰高平大山等郡是濟陽爲濟陰之譌詳地理志注 父昞尚書左丞詵博學

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

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問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說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蕭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

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諭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

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
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
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
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
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
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
誷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
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
相下無歷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
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

智咸慕名宦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

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辭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行之道寍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寍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籍自頭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

此厲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

方勤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

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

御覽四百十二引王隱晉書方術作力術通典十四日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又一百三日太康中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

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謹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謹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應問濤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兖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鄒諶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作爲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又與衛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毀也案本傳不言爲太子洗馬疑在其從尚書郎之後傳言爲征東參軍而山濤魏舒言爲平輿監軍長史未知孰是從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諶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諶諶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御覽五十七引臧榮緒晉書作帝於東堂餞之問

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諸史攷異三曰案隋書經籍志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今嵇康集中有養生論一首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答難養生論一首即隋志所稱三卷其末卷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吉阮生即阮种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元作

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秭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韥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秭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

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尋醜蕩駭緣閒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眾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塡餓狼之口及其以眾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

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祗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

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

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
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曠書曰天工人
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寍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
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
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眾形得矣
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
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
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
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
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

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嚮洛之求抽羣英延俊
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
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
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
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
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
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
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靜思以省息
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
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

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䘏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序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

陽膈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元作不敍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

越縵堂日記曰上文云䢵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詵傳自言賢良對策第一蓋初試詵爲第一更試䢵

爲第一又字𧫥乃之誤譌枯悚又作及字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
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
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
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
之卒于郡

華譚　袁甫 周家祿校勘記曰甫附譚傳不別爲篇目宜删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
吳黃門郎譚朞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
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 書鈔三十四王隱晉書華譚傳曰幼而好學又七十三晉中興書廣陵華錄曰幼而勤學弱冠知名又六十六晉中興書廣陵華錄曰少以言語清辯知名

爲鄉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書鈔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爲刺史司馬又七十三引晉中興書廣陵華錄亦作禮辟署從事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書鈔三十四王隱晉書華譚傳曰以爲賓客友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勞格校勘記曰據紹傳紹於太康中未嘗爲揚州刺史譚傳嵇紹疑是嵇喜之誤[illegible]嵇喜字公穆州叙案書鈔七十九引干寶晉紀作周浚之守揚州人舉華譚爲秀才與本傳異御覽四百六十四文士傳日年十四舉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元作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

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

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
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謂至洛陽武帝
親策之日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
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
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
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
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
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淸德鳳翔王化克舉
是以皐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亞漢遠夷折節今聖朝
德音發於帷幄淸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

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
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一作聖
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影響杜佞諂
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
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
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
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
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雎屢作
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
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

峙一作跱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
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
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
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
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
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
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
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
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

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還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元作代）玁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周家祿校勘記曰對曰又當作又屬上句）

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寍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

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眾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

爲東士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作會宣武場坐有辯者嘲南人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案世說言語篇蔡洪赴洛洛中人問與洪答詞與此略同惟五府作幕府採作求拔作釆秀異作異才明珠四句作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作大禹生於東夷文

王生於西羌劉孝標注謂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
穿鑿也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亦作華譚曰當今
六合齊軌異人並出吾聞大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賢聖所在豈常之有是世說誤以為蔡洪之言也晉書
鈔七十九引干寶晉紀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作秀異之奇固產於外不在於中域江鬱作江潭夜光
之璞作夜光美玉
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
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呼存亡有運
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
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
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
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
曹而廷掾張延為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

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嘉初出爲郯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

書鈔三十九王隱晉書曰王戎聞在政有稱其時軍民饑荒以穀三百斛與譚使給饑民

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

讀史舉正曰案廬江非國不當云內史書鈔七十四晉中興書晉陽華錄曰譚拜臨淮太守弟徽爲宣城內史於時正朔所加止江東而已其禮才不出荊揚數郡而譚徽並居畿甸名拜時人榮之案本傳失載譚爲臨淮太守疑當在爲內史之後華爲廣陵族望書鈔誤引爲晉陽卷六十六七十三正作廣陵華錄也

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

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御覽八百十七引晉紀曰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人者至舍問華侯在否）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

緗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佚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隋志儒家類作十二卷又有華譚新論十卷初學記十七引之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疏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淸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

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
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
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恆快
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淸修老而未
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書鈔五十七臧榮緖晉書日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有史才白首衛門華譚爲祕書監時薦此二人擢拜著作佐郎初學記十二晉中興書日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等以單族二人並有史才白首於衛門後譚知之薦二人擢補著作佐郎並皆稱職也隋志有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卷賍鋕十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寍有此理
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

則謂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極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歎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御覽二百六十六晉中興書曰甫譚所友袁甫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又四百七晉中興書曰太安中入洛又八百十六引王隱晉書誤作字公曹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

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縉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御覽二百六十六晉中興書曰勖曰君子治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乎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由錦縉中之好而不可以爲帢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齋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又八百十五王隱晉書曰袁甫稱所知於領軍何勖勖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可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案工隱言稱所知於領軍與本傳自言能爲劇縣異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御覽五十七臧榮緒晉書曰華譚移前松滋令袁甫曰枯澤非應龍之泉平林非鸞鳳之窟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

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覩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覿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遒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爽然應召對揚天問高

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䆳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烏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以高芬斯盛

晉書斠注卷五十二

三衢鄭厚德校字

晉書斠注卷五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彪 臧 尚 周家祿校勘記曰太子下脫遹字宜照總目補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 御覽七十引王隱晉書作字熙初 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 御覽三百七十引王隱晉書作乃縮手 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 類聚十六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六七歲時

羣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類聚十六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又嘗見官養猪肥大不常復問上何不殺以賜左右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常稱以爲似宣皇帝亦以東宮無嫡有託後之意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武帝紀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封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遹既長且仁可令以遹爲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爲封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寔本傳曰字子眞平原高唐人案隋志有劉寶

漢晉駁議二卷漢書敘例云寶字道眞高平人侍皇太子講議別有駁議本書別無劉寶其人而字子眞一字道眞一作平原高唐人一作高平人疑道爲子之譌而平原高唐脫去兩字誤倒爲高平本傳所敘歷官吏部郎與敘例同其餘河南尹丞尚書郎敘例作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必是紀載傳聞之異傳言領冀州都督敘例稱安北將軍安北乃冀州之兼銜可以決其爲一人也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劉寶語通典引劉寶與駁懷太子論漢書皆爲師傅時之言寶與實字形相近唐初必作實是以又誤爲寶實也 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 勞格校勘記曰通典儀節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帥則師字當是帥字之誤 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 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出下有止字 惟當賴師傅羣賢

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使作與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勞格校勘記曰太傅當作太保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少師作太師案以楷本傳證之作太師誤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曰並以道義之門有嚴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晉鈔一百三十六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太子賜與兵中郎門侍複絳襪一緉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

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御覽三百五十八王隱晉書曰皇太孫臧外祖蔣迪吳興人後迪作酪當釀未成大瓮自行迪打酪瓮破問景養養日當生太子儲副案蔣美人爲蔣迪之女即下文保林蔣俊愍懷之子倘有彪尚二人均不言其母未知爲蔣美人所出否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頗好游宴或闕朝侍稍失儲副望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其後太子好卑居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鞅勒使墮地又三百五十八引作卑雞又三百五十九引郭頒晉世語作好卑雞小馬小牛置田舍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又令人

居內己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

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

意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賈后無子妬害滋甚中護軍趙俊勞格校勘記曰俊字誤陛雲傳作趙浚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五行志中作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九年正月月暈赤黃數重三月十八日滎陽河南潁川繁霜殺桑及桃李杏花尉氏雨血有聲若牛出許昌城頁桑生於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枯枯日中若飛鳶者積數月中平中亦有此變皆爲太子也賈后作頡字髻太子見易之象也十一月天連日大風發屋折樹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

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賈后詐奏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宋書蔡廓傳曰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

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讀史舉正曰案劭爲太子太師未嘗爲太保）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水經穀水注曰天淵池水又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池注云後遂爲東宮池也昔晉朝收愍懷太子于後池即是池也通鑑晉紀注曰承華門東宮門也陸機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乘麤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考竟太子母淑妃謝玖及太子所幸保林蔣俊及母三弟）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

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五行志中作城東馬子莫龍嚨北至來年纏女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聾空作聾陸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惠賈皇后傳作南風烈烈吹黃沙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千寶晉紀作南風烈烈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御覽六百九十三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妃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勑見

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
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
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
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
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
見汝卽便作表求入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遣宮婢貰書與
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汝可入朝太子如令請罪詔聽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
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
住空屋中坐須臾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賈后不見中宮遣陳舞見
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

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卽便遣舞啟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荅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使婢陳傳賜棗酒强使飲辭不見聽太子辭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

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黄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趙王倫傳作左衛司馬督宗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世說賢媛篇注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

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閒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御覽七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杏子黑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小黃門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

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御覽七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其夜薨或傳太子不肯服藥因如廁虙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垂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禮葬作禮殯及賈庶人死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趙王倫誅賈謐廢賈后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

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啟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反葬上有備制二字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通典八十一王堪爲愍懷太子服議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阼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又引王接議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

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案王堪使何書和郁率東宮官與王接異議當時蓋用堪議也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華陽國志十一日愍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虞祔之禮長文議虞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主配食於潁川府君皆施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遹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表髫齔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沈戕舋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壼闈

干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啟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勞格校勘記曰己卯當從本紀作壬寅六月庚寅朔無己卯水經穀水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案上文冊云返葬京畿其地當在城內故酈氏云然顯平陵之名殆其後追崇之稱耳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遹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惠帝紀在五月宋書五行志三作四月丁巳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御覽一百四十九晉惠帝起居注曰惠帝使使持節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爲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告於太廟太子官屬郎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御覽一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太子官屬作文武官屬又晉惠帝起居注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爲太孫太傅前城閤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案起居注作成粲與傳異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拔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御覽一百四十九晉惠帝起居注曰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永寧元

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并追謚前太孫爲哀皇太孫

尙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惠帝紀在五月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惠帝紀在五月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朞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疏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

外戚詔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㹮犬之譖遂行一人之採隱之聽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搆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斠注卷五十三